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六十九

疏

衛輝路創修文廟疏

竊以廟而通祀國家極典禮之尊教以多方庠序乃  
風化之本子馬而父臣馬而君大凡日用之間無匪  
聖人之道既富而教日時則宜倚嗟君子之邦久曠  
素王之位吏之不職孰此重焉學之不講是吾憂也  
爰與丕構庸示教基擴前日輪奐之規故百代神明  
之觀經始雖先於一府贊襄寔賴於諸公蓋土木之  
資瓦甃之用須豪傑而共濟庶程度之可完仰止翬  
飛永鏘玉振春秋二祀肅豆邁三代之儀袞冕而王  
還文物昔年之舊凡我同盟之者即當聞斯行諸謹





疏

大成殿上樑疏

伏以起百年之廢不渝乎素心合四境之人用扶其  
脩棟凡曰有生之者孰非吾道之中功將底於落成  
衆能無於小助况鄉校半讀書之子而師帥舉稽古  
之流重瞻邛衛之天久被絃歌之化推求治本一出  
儒宗敢紆長者之車來聽兒郎之備謹疏

重修衛州蒼谷山廣施王廟疏

伏以民所欲而神必從宜深乎報神有享而民乃主  
否則疇依顧維明神爰處蒼峪司分雨部權控龍威  
時懼曠乾禱輒靈應且王號已昭於舊典而秩恩又  
見於新條比者祠宇年深槩楹日圯塵昏畫像慘雷

轟電擊之雄瓦落宮墻動木老雲荒之嘆今將上完  
霧棟旁奕蒼池及時瞻山雨之來闔郡享豐年之賜  
神報义已豐矣公等宜如何哉謹疏

隰州蒲縣重建嶽廟臺門疏

伏以鐵鳳翔雲神棲固極於壯觀銀臺墮陸天廢必  
假於人謀眷岱嶽之行宮據蒲城之右麓豐碑具述  
歷代增崇雖作鎮於東方寔普臨于率土有禱輒應  
顯化殊常蓋幽明祕不測之神而死生為揔歸之府  
茲非尊奉曷致敬恭今將大復神譙俾還舊觀計百  
費以寔博顧一已而難為衆力經營厥功可傷舉蒙  
少助不日告成靈威肅喬木之風雲氣動孤山之色  
璇題藻棟儼九天來格之儀僚案黎民獲三殿護持



之福幸垂藻鑑請署芳題

玉清觀化緣疏

竊以雲飛鶴舉固所去以爲常火食屋居在有生其可闕未遂山林之往所期性命之安如某者忝鄭圃之居久滿戶間之履慕子真之隱擬耕谷口之雲雖南鄰北里揔是檀那而凌雨震風可踈寢處爲歸翼數飛於夢蝶奈拙謀復甚於林鳩王錄事倘助於草堂庚桑楚庶休於畏壘田園成趣平分乎二頃煙霞杖履宅時共樂此一庵風月九曰通方之士能無尚義之心

鄆城縣普濟寺化緣疏

伏以建外道場不獨爲天文散夜之供祈

聖人壽庶或盡臣子永命之心眷高魚之北鄉迺獲麟之西鄰古瞻勝槩地發龍光已霑普濟於明經未覩華嚴之寶界今將百堵具舉精藍聿修需仗衆緣能成妙果道昭者雲龕野衲海嶠行騰卓錫得泉了此這場諸佛事投竿在水肯教空載月明歸謹疏

請黃先生德新主善疏

三年至穀諸生忍發於光陰一卷立師學行首明其模範惟大冶有鑄金之妙良工收琢玉之功况漢庭發策本之明經而近代程文自有定體欲造科場之捷徑須求事業之專門伏惟殿元先生藻發儒林道傳絕派繼踵于黃氏三山之後探賸乎上古八索之前而又馳騁乎百家通貫乎六藝春闈陣合筆驚風



雨之聲夢澤曾吞文麗江山之秀久矣倦游之興偉  
哉樂育之心倘蒙憫小子之斐狂永以為國人之矜  
式高懸絳帳嗣音敢自於吾儕仰屬青衿固讓典勞  
於謙德謹疏

襄陵縣重建飛橋化緣疏

伏以平水滄川依約金城之舊彩虹沉影空餘華表  
之遺矧當晉秦南北之衝有秋夏泛溢之阻僧清者  
心存肯搆力振前修經營者已數年奔走者幾萬里  
每以力微而事大懼夫始作而終衰驅石必東海之  
鞭洪波可駕街木仰西山之鳥尺喙徒勞在他邦果  
於義為豈鄉國獨無至意倘垂一諾過重千梁少分  
有限之功陰受無量之福公私安濟免勞鄭國之乘

輿遐邇具瞻復覩河東之偉觀謹疏

追薦孤竟化緣疏

切以辭辯游魂雖著長終之變傳明滯魄深詳為厲  
之文久失所依誠為可憫痛彼河南之戰重為天下  
之傷血殷溱水之波尸蔽奉寧之野兵自休者已三  
紀祀而存者能幾家野祭不來愁絕喪元之勇士沙  
場半歿盡為亡社之遺黎蕭條萬里之悲風黯慘棘  
林之老月尚過者動纍裡之嘆况仁人同桑梓之情  
義所當為祭而非誦凡我見而知者忍不聞斯行諸  
故謁同盟畢茲大事魂兮來些庶幾貴賤之攸歸心  
獲所安不謂幽明之有識倘蒙金諾請掛銀鈎

上張宣慰疏代劉進之作



切以辱甲子於泥塗趙武有由吾之冀轉江沱之窮  
鮒昌黎云投足之勞懷古傷今而復有此進之先生  
文摩屈壘心醉麟經學詩得東野之窮好學有征南  
之癖以壯歲負并汾之氣幾年爲河朔之遊老雖益  
堅空至於屢拭白首窮途之淚夢黃雲畫角之秋思  
歸散廬得甘餠粥撫孤松而吊影望先壠以含悲具  
爾是逢翻然可駕麥舟惠顧一帆助順濟之風華表  
歸來獨鶴遂長鳴之願伏惟使相學士閣下氣嚴霜  
簡名在帝心炳趙表愛日之輝聳吏部泰山之望爰  
從公議兩鎮名藩承流已浹於河汾宣化又漸於海  
表去國見似之者喜同聲亟相應之情嗚呼託子而  
來嘗切慕古人之義請書而去思游揚足下之名爲

筆孤懷綴成尺素幸念鄉扮之舊與分鄰燭之光倘  
遂所求請題芳字謹疏

為宋儒揚從龍贖身醪金疏

切以觀軍府而釋鍾儀傳美晉侯之德解左駟而贖  
越文世稱晏子之仁古則云然今亦能爾唐風雖儉  
於義則豐荆璞未逢遇和則售士人揚從龍者晉州  
羈客吳會諸生念江湖當波蕩之餘得升斗遂身安  
之計在士庶官察之者當體寬恩以吹噓惠費之仁  
不過一謙倘蒙金諾請署芳題

筭學主善疏

眷言六藝數為應用之先訓彼群蒙業必專門之者  
伏惟宜之先生術窺海鏡心洞神機以勾股而測高



深極乘除而見盈縮挾此九章之妙屢為一卷之師  
倘許光臨豈勝至幸口傳要訣同趣開悟之方手算  
万籌庶無倒顛之誚謹疏

為刊字醜金疏

汲郡志者發明潛德豈惟鄉國之賢閔繫民風庶見  
古今之事為書者凡一十五卷計字數近六七萬言  
欲廣其傳必錄諸梓惟是閑居之久苦無力量之多  
如工費口糧倘蒙少助雖夜光明月不為暗投公等  
寧無意乎我正賴有此耳謹疏

太康縣初建忠武史公祠堂疏

伏以臨危脫難無深骨肉之恩報德靡忘莫重春秋  
之祀 太尉忠武公曩分帥閩東徇京畿擴仁心而

歛兵鋒拓拓城而降陽夏繼來臨戍尤盡撫綏雜耕  
無相擾之私按堵享維新之樂百年父老廢自餘休  
三尺兒童慶延史氏今將起神祠於舊里昭大德於  
吾邦某等雖經始於一時敢獨專其至美庶憑衆力  
易見成功具我時瞻要擬甘棠之木眷言遺愛豈惟  
墮渙之碑凡我同盟請題芳字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六十九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七十

疏

衛輝路總管府重修帥正堂疏

伏以聽共民事必先處所之安絡繹星軺無匪王人之重顧衛輝之公署寔民庶之具瞻起蓋年深疏陋日甚飭傳舍固為微末論揔治此則本根今將重構一新增光六縣俸稍先輸其兩月餘力須藉於衆官勢惟乘其一時工可就於不日清香畫戟雖云都尹之居

聖節公筵永祝

皇家之壽敢祈同志各署芳銜

樂籍殷氏醮金疏



量珠買笑空憶當時餬口為生重過故里李弄玉幾  
年西邁杜秋娘未老東歸載瞻光祿池臺總是舊遊  
桃李樂籍教氏者名香佳麗天賦芳溫曾將兩字風  
流占斷八州煙月此日紛華都識破向來心事欲誰  
論鳳凰臺上有伴吹簫鼓笛場中何堪把色與行丐  
歌姬之院且少分隣燭之光万水千山得得來一瓶  
一鉢垂垂老桑間游女固能憐暮雨之詩芳草王孫  
尚不棄春風之面倘露餘潤儘富歸裝多寡隨宜以  
疾為妙謹疏

李府君建碑醮金疏

故汲縣長官李公天祥素負義襟號稱能吏急難多  
國士之風宰邑有捐鄉之愛去世能幾日有家為一  
空短碑卧草未覩瑤鐫孤壠含悽豈勝冥感凡曰相  
知之舊能無墮淚之傷庶少分魯肅之困共建此陽  
城之碣瞻言故里永賁幽光

請靳顯卿山陽闡庠疏

切以嬰孩教子責在父兄詩禮承家必資師範伏惟  
顯卿學師性資純厚賦業優長規模有乃岳之風句  
讀傳故家之習久訓蒙於柘里今開處於山陽煩於  
白杜之間載闡青衿之教邑雖十室使盡為忠信之  
人喜動七賢不負此風煙之勝恭惟短疏具列同盟

重修泰山廟疏

伏以物有生死維岳主司事至黎微須人興葺瞻新  
中之左地儼恭岱之行宮當年廟貌壯麗有餘此日



高廊摧毀無幾賴陳將軍之果毅曹鄉老之經營一  
備糗糧一鳩工役周垣已興於百堵正殿將復其五  
楹度其工之寔繁計所費以不少若憑衆力可見成  
功使車馬風雲喜降臨之有所官僚戶庶獲福祐以  
無窮謹疏

重修河內公廟化緣疏

惟公德並群哲材優四科爲邦致三善之稱折獄有  
片言之譽顧瞻喬木懷想其人况此蒲鄉寔維舊治  
民淳訟簡猶沐休風世遠祠存不忘久敬然塵昏像  
設殆緼袍弊故之餘草滿露壇起燕麥動搖之嘆惟  
夫興葺可表尊崇凡我同盟義當少助謹疏

首齋裴先生建碑疏

伏以辭焉不愧緣景行之獨高得之無財於人心而  
能校故武昌節度同知省齋先生兩朝名士一世龍  
門在鴻文大學之間有瑞錦秋濤之譽里雖稱其通  
德墓未表乎豐碑眼中縫掖半門生身後殘膏丐來  
者知歸報本復有望於諸君確石剗銘庶落成於不  
日嶷嶷麒麟之碣輝輝星漢之光匪惟裴氏之獲安  
誠亦士林之美事

爲耶律伯明釀金疏

伏以分財曰惠莫先調急之心見義當爲切戒後時  
之嘆伯明秀造漆水東丹之後右丞文獻之孫學則  
有餘空至於屢爲子娶婦禮尚未完急手謀生力有  
不及顧同志多狐貉之列忍一家有風雪之寒少分



半宴之資可合二姓之好倘蒙薄助請署芳題

張漢臣醜金疏

張漢臣者監司故掾淇奧諸生緼袍傷此日之貧客  
舍歎故人之兩心關桂玉運阻風波既久淹吏部之  
除未免索長安之米况臺閣半爲鄉舊而燕雲古有  
義風哀王孫者世爲尋常付裝資者日云不少舉缸  
望惠才固匪於建封指困不難時豈乏於子敬蒙滴  
水而爲恩於目下奉千金而敢忘於他時困涸能濡  
多寡唯命

梁彦升醜金疏太原人

山頽木壞永哀賢哲之萎高上坎中未遂窀穸之窆  
冀彼齊卿之悅傷哉李路之貧前進士太原梁公下

彥昇詩禮名家羹墻純孝思雙親而不見抱孤影而  
自怜秋草萋萋兮恨隔於九原春露濡而履茲者二紀  
惟得脫駢而賻乃能大事之衰四十萬非敢望於郭  
代公五百斛庶少分於范左相九爲同好寧不興哀  
淇水東傾渺逝者如斯之嘆太行西望慰異鄉父客  
之心

大繼長醜金疏

國破家亡老作無依之客衣單糧絕誰堪卒歲之憂  
大先生繼長者渤海名家中朝顯宦功名富貴竟無  
有文彩風流今尚存黑貂盡季子之裘短布纔窳鄉  
之斝雖黃髮高年之列柰清霜九月之寒甘餓踣於  
西山束荆薪而煮白石哀哀漂母進簞食以無難戀



戀故人贈綈袍而何有大凡同志能不興懷所願不  
過一金未免上煩多士謹疏

南宮縣文廟三門化緣疏

切惟衣無袖領難以爲全行舍戶庭將何自出南宮  
廟學修建有年大殿既完兩序已具獨臺門而未稱  
在衆意以未安須資多助之方可就三楹之勝雲煙  
動色歲來泮水之芹雷震尔驚玉振殷人之輅倘垂  
重諾請署芳銜

滑州文廟化緣疏

天下之事無大小得人則興郡國之學由古今似緩  
而急蓋庠序乃禮文之地而絃歌爲風化之原繫爾  
侯邦號稱文治載瞻清廟有之宏規廊廡卑樓狹僅

容拜宮垣頽圯高不及肩我將易故而增卑衆欲妥  
靈而揭敬輪奐動泮池之藻丹青一繪事之新審致  
大成需資多助垂旒委佩復闔闔侃侃之儀趨事赴  
功得磊磊落落之者賢使君業爲倡率同僚屬理當  
贊襄母倍援毫重書所諾謹疏

鉅鹿縣講堂化工疏

粵惟大陸寔曰古任創興擇菜之宮舊有明經之室  
年深踈陋日就傾危今擬修崇務敦風化大弓長劍  
其備可忘三綱五常非學不立稍聽二丁之諭將成  
百室之歌敢仗斯文共成勝事謹疏

爲周府君立碑醮金疏

伏以起千年已廢詎能忘利益之恩顧喬木而言尚



未覩麒麟之碣故江淮都轉使周侯除興義重撫宇  
恩深公雖云亡德其可後今也有銘不愧隋淚無從  
惟斲石而爲特書可於公而見不朽庶圖少報永振  
休聲比我同盟共成盛事謹疏

汴梁路相國寺化工疏

汴梁路大相國寺住持僧柴某欽奉

聖旨修葺前殿所有化緣姪合行開具者

伏以梵宮盤鬱無踰相國宏規傑閣巋存猶是李唐

遺構浩劫黯浮雲之衛秋風動喬木之悲顧二三之

殘僧將修完而何力幸蒙

睿眷尚賴人謀况有生趨嚮而孰匪善心在稽首歸

依者當體

上意能傾心而樂施或分困以捐金同新般若清光  
與復天人偉觀風鈴如語響泛潮音天女散花有來  
衆士祝延

聖壽載縉具葉之香翊贊

皇圖永比彌盧之固謹疏

請陶教授主善疏

切以擇師教子孰無希驥之心傳道解疑須藉鑄金  
之手况木非採則無自圓之理玉惟斲則成就器之  
名伏惟主簿先生經明行修學博才贍聞望素高於  
儒館淵源遠自於顯軒講論造精一之微文辭知古  
今之變惟是青衿之子常瞻絳纓之儀敢瀆師嚴再  
新函文心專志致深惟體用之方日就月將竊切後



先之序以茲誘掖與正斐狂所有束脩開呈于后

重修開泰寺大功德疏

伏以道不遠人善無先於利益物興有數勢須藉於英豪迺眷燕山昔為遼府開泰禪寺者爰因鄴第建自樞臣雖復兩朝之增葺何堪雙樹之蕭條如聲色香味布施能圓則上下虛空何修不可伏惟

參政相公才優鞭筭義重規為禪扣愚機汎流臨濟遠暢神通妙力幾開方便法門莊嚴已擴淨慈天庇廕證明羅漢夢况茲金粟影歸介古精藍雨花霽空得還舊觀登壇判斷重振玄關盡刮衣盂已是多餘香積飯有來福德何嗟不到佛如來載經載營同心同德永扶

寶林為

國拈香

前進士李舜臣姪求子婦醵金疏

切以燕雲尚志情深友義之懷婚媾及時詩美桃夭之詠前進士李公舜臣之姪元德為子求婚納徽有日柰囊空而羞澁湏力濟於英豪或采幣以相投或青鳥而見賜迺續先人之胤配合二姓之懽如種玉而獲珪璋在貧家而得箕帚豈曰小補實荷鴻私兒女債還敢云遂尚平之志簪纓顧恤庶幾接仲郢之風請署芳銜用昭金諾謹疏

銅臺阿丑石氏疏

年方破瓜在故里樂籍者凡四年今嫁



李氏相得甚懽辛巳春以良家來見酒  
問叙話心事追念舊游蓋廿有二年矣  
且有滄州之行求余言爲重因書此以  
付

去國暮年見似者而輒喜改圖故步念此意之可嘉  
銅臺石氏者穠艷呈霞髻雲綰綠白雪擅郢中之曲  
絳羅捲薛氏之窓玉秀蘭芳風尖月細荏苒四年之  
塵土稱量幾斛之珠琲悔失此身得逢佳配回金沙  
灘頭之夢吹碧桃花上之笙顧自怜度日之難未免  
有當壚之役試看長樂坊頭雪猶自春風醉裏香將  
安排老歲生涯預準備藥爐經卷已蒙童顧來謝鈞  
慈蒲地流錢共說平生鞭筭了投竿在水肯教空載

月明歸謹疏

前泉州路總管府推官朱淮故太師徽國  
文公嫡孫今擬於杭州路擇湖山勝地創  
建書院中起文公祠堂教誨子弟奉承香  
火上祝

聖壽無疆次爲宗屬朋從續考亭道脉之  
傳伏望公卿士夫喜聞樂助庶資衆力克  
遂初心者

伏以明經傳道深有賴於後人圖報起祠必資成於  
多士况在曾玄之列當膺倡率之勤恭惟晦菴先生  
學貫六經名高諸子始焉講學克紹程張之緒餘展  
也成功直造孔顏之堂與發揮義理昭若日星沒未



及於百年道太行乎四海凡口進脩之者孰非沾溉之餘方

國家之右文宜天下之通祀迺春餘杭名郡未瞻遺像清光幸修香火之新祠爰擇湖山之勝地計所需而甚廣嘆獨力以難勝少分涓滴之餘波同濟經營之盛事絃歌不絕敢云家學之有傳俎豆斯陳庶使宗風之罔墜倘蒙金諾請署珍街謹疏

榜

張氏秋香館酒榜

伏以三尺紫簫吹破金臺之月一竿青旆飄搖淇水之春孝先張君系出豪華長居紈綺壯狃五陵之裘馬老尋中聖之家風左顧東城名香新館雖借作育

廉之地已大蒐破敵之兵瀧春溜於連床貯秋香於百瓮與同至樂任價寬沽罄翠壘銀勺之歡是非何有聽白雪陽春之曲風月無邊信不比於尋常莫等閑而空過任使高陽公子從他宮錦仙人爭黃金貂紛奪劍珮繫馬鳳凰樓柱掛纓日月惚非白骨蒼苔古人安在流光逝水浮世堪驚况百年渾是者能幾迴一月開口者不數日忍辜妙理也作獨醒莫思身後無窮且鬪尊前見在那愁紅雨春圍綉幕之風來對黃花共落龍山之帽快傾銀而注瓦任枕麴以藉糟只空工部之囊扶上山翁之馬前歸後擁盡日而然

約

林評事花約



伏以良辰樂事雖曰難并旨酒嘉肴豈容獨饗茲者  
小園竹木粗有堪觀故里賓僚可踈一宴忍教康節  
獨擅花時敢擬右軍同修禊事伊誰有語花枝羞上  
老人頭來日無多此樂莫教兒輩覺玉盤濯月已煩  
竹裏行厨綉勒攢香暫簇花邊駿馬擇於今月二十  
八日就弊園聊備芳罇伏望群英早垂光降

茶約

伏以歡情漸減豈任林酌之娛老境相宜正有茶香  
之供今者策勳茗筮集勝爐薰須分旗葉槍芽選甚  
鷓斑螺甲破帑帳梅花之夢然老夫鼻觀之禪要追  
陪七椀家風共消遣一冬月日勿謂淡中無味且從  
靜裏看忙老懷自嚮故人多此樂莫教兒輩覺我今  
首倡盟可同尋湯響松風已戒却卜分酒病日拖竹  
杖長行携两袖香煙顧此聞思咸歸歡樂謹約

禊約

四序節氣春極和而季月爲之盛故古人因三日盛  
時而爲元巳之節然鮮克與已相會今歲茲辰適值  
癸巳又一盛也用是約二三知友讌集林氏花園所  
有事宜略具真率舊例各人備酒一壺花一握楮幣  
若干細柳圈一春服以色衣爲上其餘所需盡約園  
王供具秉簡續詠辨追洧水歡遊禊飲賦詩修復蘭  
亭故事

上梁文

大成殿上梁文



寶位

龍飛首闡大猷之化儒宮仄泮鞠爲茂草之區恭惟  
總管陳公爰自下車慨焉興感仰體右文之意推明  
樂育之心因政平訟理之秋舉禮在實亡之典大復  
素王之宇重開太極之天于以增聖道之光華鑿晚  
生之耳目矧惟治本一出化原倚歟岳牧之心擬變  
詩書之俗落成有日神化無方折雉冠獬佩之徒趨  
庭受訓易篆刻雕蟲之子執簡傳經奠兩楹之豆籩  
舞三代之韶削伸嚴祀典咸啓敬心猥承縫掖之流  
可後闕宮之頌有來多士共駕虹梁兒郎偉  
拋梁東萬古宗風一泮宮賴得賢侯扶聖教太行元  
氣魯龜蒙

拋梁南奕奕新宮播盛談一旦詠歸欣有地北山伏  
掃讀書龕

拋梁西聖學如天不可梯須信小成從洒掃互鄉名  
與大賢齊

拋梁北萬象經天瞻拱極文奎高射德星明昨夜騰  
光滿營室

拋梁上偃植圓义屹相向人從懸壺發丹書堅與西  
山兩無恙

拋梁下適衛屢爲瑗所舍春風綠蒲杏壇陰從此西  
遊宜稅駕

伏願上梁之後邑多君子世極文明國本固磐石之  
安



天子享萬年之壽斯文有在振木鐸於中天遺法復  
行得人材於鄉校舉霑寸進仰答  
明時

### 鎮國寺上梁文

伏以坤儀佐理已收純被之功象教加持妙極大千  
之力爰擇鴻都之右輔聿興蓮宇之新宮我  
國家崇報是圖慈憫為念演三乘而設教歛五福以  
錫民一朝之役罔及於國人萬有之輸悉供於內府  
於是郢斤運巧鄧梓呈材有來神力之無方遂極天  
下之大壯桓楹修棟鬱雲氣之上浮疊拱層壘屹丘  
山之壁立仍差穀旦共駕虹梁用綴蕪辭式伸善禱  
兒郎偉

拋梁東六合天花散曉風  
隻履不煩葱嶺去九天開  
出梵王宮

兒郎偉拋梁西萬劫塵緣  
妄想迷方寸欲明諸佛果  
正須一勺自曹溪

兒郎偉拋梁南莫詫龍門  
萬佛龕會使樓擁雙樹地  
萬方來此發經函

兒郎偉拋梁北萬象森羅朝  
帝極我為禮此玉毫光聖德  
無量千萬億

兒郎偉拋梁上寶氣瓏璁  
像我今建此內道場  
海會龍華無盡藏

兒郎偉拋梁下千里王畿際  
兩稼年年鐘鼓樂清時  
共對人民霑聖化



伏願上梁之後天低法界海佛潮音山河扶綉戶之  
光日月擁雕簷之氣永將寶供仰贊  
皇圖奠金城不技之基祝  
天子無疆之壽

亳州太清宫上梁文

至道無名混太初之一氣真人者出廓衆妙之玄門  
載啟道德之言寔翊邦家之化太上混元上德皇帝  
潛輝柱史肇迹瀨陽千  
丁令  
神遊三尺兒童  
知尊聖祖故歷代備褒  
之禮  
皇家極樓觀之雄雖九  
伏於淵泉而紫氣日纏  
于天宇嗣興有數今見其人演化宗師真人德紹蟠  
教流白雪遠乘鶴馭來住琳宮爰即遺基重興丕

備用篤

皇家之祐先開紫極之大及覩成規有光往制煙雲  
掩靄車回隱玉之鑾仙聖超騰日仰猶龍之表恭依  
善頌用駕虹梁

兒郎偉拋梁東綿絡鈞天夢帝宮適喜頓然還舊觀  
玄都仙客振孤風

兒郎偉拋梁西萬里黃流入望低爲謝尋源張博望  
故家仙李又成蹊

兒郎偉拋梁南聖牘玄珠閱不談且置金華丹寶說  
請從河上發經函

兒郎偉拋梁北玉帛中天朝萬國玄風慶會雪山陽  
柱下有人談道德



兒郎偉拋梁上天蓋蒼蒼含萬象西昇不著五千言  
萬古流沙空悵望

兒郎偉拋梁下祈福爲民崇廣廈道家設教貴無爲  
裘葛暄涼自冬夏

伏願上梁之后人麻道廢世沐冷風山河扶綉戶之  
光日月擁雕梁之氣竹宮望祀休誇漢武之祈靈故  
宅徵符已表吾

皇之萬壽

萬壽宮方丈上梁文

伏以起百年之構植大本於宗門葺一日之居見恒  
心於君子萬壽宮文室者自昔中和之起廢遠今六  
祖之丕承物旣弊而更新制有增而匪舊敞桓楹而

中起翼兩室以傍開雲霞鵲疊拱之間燕雀賀華棖  
之上前瞻玉境通暢玄風後壯宸居擁陪法座况仙  
馭來臨之有日令威歸語以無時工旣落成衆孰不  
樂倚疊如山之壯聲單肯構之誠重光動淇水之波  
佳氣鬱太行之色式扶脩棟可後歡謠

兒郎偉

拋梁東燈火春城動竹宮看取洞天閑日月佩環聲  
在步虛中

西萋萋春雲去殿低莫道靈章仙秩峻青霄有路是  
丹梯

南故院當年一畝菴碧瓦朱甍今覆壓後人光大儘  
無慚



此五福從來尊太一碧霞千古振孤風奕奕神光長  
拱極

上符籙潛珍無盡藏光華未暇詫青藜六代傳芳主  
函文

下玄教扶持衡可迓德星所在風雨時萬里如雲看  
多稼

伏願上梁之後教基大闡福地重新五雲來崑闔之  
仙六甲祕風雷之奧華簪列拜載光傳度之儀金簡  
朝元永肅焚修之供以茲快樂普洽生成

太一宮清暉殿上梁文

伏以顧瞻琳宇已嚴  
上帝之居婉孌

龍德復觀

聖人之作恭惟

皇帝陛下圖回治道寤寐幽人爰從

潛躍之初重有中和之聘風雲允協文物蔚張稽至  
道而沃

帝聰曾一言而利天下師今不見意若無忘枉

犬駕以來臨駐故宮而懷舊漢文授經於河上茂以  
加於軒后訪道於崆峒初不踰此以茲

寵握光極玄門念我後人思皇

睿眷故大起

御天之構庶少伸就日之誠既獻歲以儔功乃定中  
而考室敢陳謦言頌用駕虹梁



拋梁東夜鶴林驚蕙帳空  
一自翠華臨幸後至今庭  
樹鎖春風

拋梁西尚記春旗簇仗齊  
真氣滿空驚戶牖光芒何  
暇到青藜

拋梁南論道當年有與談

萬乘賁臨猶望龍非緣  
叅决發經函

拋梁北金簡朝元啓

帝極

吾皇萬歲永無疆更願  
八荒開壽域

拋梁上碧瓦朱甍遵大壯  
五雲佳氣鬱蓬萊遊豫重

思駐

天仗

拋梁下華表人歸餘道價

九夫雨露有偏恩不遺靈  
章隨物化

伏願上梁之後日月擁雕  
楹之氣山河扶綉戶之光

道紀以之增輝真仙為之  
改觀雲紅黼座濃薰花氣

之香風肅泰壇光動竹宮  
之祀歛茲廣福錫厥庶民

茂對明時溥同至樂

春露堂上梁文

伏以飛鳥知還固擇安棲  
之所弊廬託處舉懷必葺

之心秋澗老人樗櫟散材  
萍蓬遠宦東西南北兩紀

奔馳雨露風霜終年偃薄  
久矣壯遊之倦浩然故里

之歸迺構新堂不遺舊物  
豈獨廣居而移氣蓋將追

遠以頤親連薨接棟而中  
列三楹却暑回寒而旁開



兩室俾春秋寢祭衆免勃磈節叙賓筵喜同笑語惟  
是時思之切仍題春露之名言舉斯心界之來者承  
承繼繼無遏佚前人之光鬱鬱葱葱非祕謂喬木之  
美爰扶脩棟例有歡謠

拋梁東旭日紅駘蕩春陽滿太空人喜廟堂真宰出  
不煩東觀論青蟲

拋梁西萬瓦齊撲地閭閻似碧鷄春露堂中春自好  
何嘗有意夢沙堤

拋梁南合明簪交道微來不易談正有歲寒三益在  
風簷先種兩株杉

拋梁北

王統一甫巨扶桑略西極一堂雖起有先憂所願八

天蕩蕩光動太行三萬文主人投紱已歸來

夜

海樓意帳

拋梁下觀治化叶氣薰然衡四近過門有客問行藏  
薄而行得時駕

伏願一梁之後里多仁美門掩春華歲時豐穰問甚  
槃中之宿物情和好爰及屋上之烏對床賡風雨之  
吟開卷得聖賢之樂倘使少如所願不為虛度此生

秋澗大全文集卷七十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七十一

題跋

跋蔡中郎隸書後

科斗書當秦有天下未盡廢而程邈易篆作隸特用  
便牘削耳遠中郎蔡邕去取丞相斯大小篆爲八分  
寔秦隸書也近觀公建寧三年所書五官功曹掾夏  
承墓表貞竒筆也如夏金鑄鼎形模怪譎雖蛇神牛  
鬼尻雜百出而衣冠禮樂已胚胎乎其中所謂氣凌  
百代筆陣堂堂者平故書家評公書骨氣洞達爽爽  
爲有神宜矣昔張長史作書多先觀古鐘鼎科斗文  
字遂楷法妙天下不然則無漢晉已來高古氣骨不  
肖往年道出襄國讀宋文貞神道碑見其筆畫一一



涵篆隸古意迥知其言為有徵後之學者苟志於古  
舍兩漢孰宗匠哉至元辛未中秋前二日同相人馬  
才卿觀於省掾吳夢慶之寓舍衛人王其敏社書

跋中興頌

歐陽公稱浯溪頌石歲久剝裂字多訛缺獨李西臺  
家藏最為完好予何得而見之宦學四方來藏魯公  
書甚多茲獨翹然及調官平陽會邵君和之出故家  
墨刻八軸蓋浯溪臨本也命兒子孺臨摹雖精氣轉  
索度幾典刑具爾嘗聞公平生書五百餘石其風骨  
氣韻率洞洞有神如忠臣正色立朝群姦魄褫又如  
元氣賦物流形都異因其人而為變耳始秦越人探  
丸起死不主故常在邯鄲則為帶下過洛陽則稱老

八西入秦又以嬰兒醫名也故評茲帖者謂閱偉發  
揚狀巨唐中興勲德之盛豈虛言哉開開公偶以銀  
鈎鐵畫目之恐未盡善也至元十二年乙亥歲夏四  
月六日卧病中書于謝帥第之比軒

跋即官石柱記後唐尚書左司員外郎陳

古人稱長史得草聖不傳之妙豈知真書在唐為一  
代精絕所謂能行而後善走者也魯公書學氣侔  
化真措得法多自公始即官帖精絕為至舊刻在  
兆今亡或云淪瘞廳事址下近從曹生季衡得墨本  
全文蓋丞相壽國高公故家物也老眼增明伏詵不  
置者累旬真希代寶也十有三年春正月人日題於  
西山之讀易龕



跋手臨懷素自叙帖

世傳懷素自叙帖有數本劉御史文季云昔吾從祖河平君所藏本最佳後有蘇才翁跋云前紙縻漬親為裝褙且為補書不自媿其糠粃也有杜祁公題云狂僧草聖繼張顛卷後兼題大曆年堪與儒門為至寶武功家世久相傳後又有山谷楷書釋文蔡無可家故物也北渡後觀金城韓侯及秘府所收俱無蘇杜二公題跋似亦非長沙真筆至元辛未秋九月晦余謂左轄姚公出示太保劉公家藏帖前三十三字亦云子美補之披玩之余令人仿佛意韻盤礴於胸中者系月冬十月甲午是日極臨妍可愛乘筆墨調和喜為臨此拙惡非所慮庶幾見其典刑云耳監察

御史汲郡王其仲謀甫題識

題懷素草書千文後

予觀藏真大曆二年海西寺所書千文極縱橫揮闔之狀其欲斷還連似斜復整筆增妍而不繁其減者意足而悉備如風搖陣馬驟不可當倒冠落珮狂莫得制至於氣凌過庭勢迫張顛雄偉豪邁超於法度之外者一一視之皆篆隸之古文耳茲本雖出臨模精氣固衰骨脉具在所謂雖無老成人猶有典刑十一年正月五日風日清麗手柔筆利乘興學書覺會中煩滯拂然從筆端出矣

跋張嘉貞書

近致瘞鶴銘乃知為右軍龍爪書也予所藏唐中令



張公嘉貞北嶽廟碑其意韻骨氣敦龐古怪如衝戈  
植劍持龍爪遺法為正書之一變耳張公當開元初  
拜大將提重兵卧護北門其氣固已雄一世矣及繼  
璟而相以強敏風操聞然史臣稱公性疏簡與人交  
不疑內曠如也古人以書學為心畫故其筆不得不  
雄放奇偉象平為人然未免夫捧心效顰也如優孟  
抵掌談話與叔敖俱化一一較之有不然者蓋其嚴  
辨有餘而高風絕塵為少衰矣戊辰中元日書

跋麻姑壇記後平陽盧氏家藏

歐陽永叔云仙壇記有大小二本此大書者也其興  
奇縹緗穠纖妍麗無不可人正如觀麻姑手瓜令人  
昔瘁時不待記搔已渙然冰釋矣魯公書大抵與元

氣渾淪千態萬狀不可端倪因其人而為變耳第記  
中皆愴怛不經之事公特為書之豈正中令謝太傅  
文彩勳名凌誇百代未害登東山而有高世雲霞之  
志也

題魯公書戒氏碑後

魯公書三原戒氏二碑所謂亂宗者作擘窠大字體  
端整而頰瀟散如羽林壘壁橫天作陣勢相屬摩與  
衆星爭光而色正芒寒之氣為有間耳其懷恪神道  
銛鋒勁畫望之凜然挺植戈戟一一較之不無利鈍  
惜乎出秀岩臨摹使千金駿足困伏皂櫪間其超逸  
絕塵之想索寞無光惜哉乃知太師忠義之氣發於  
筆端者諒非積學而後能也至元乙亥秋七月朔得



此帖於參政李公

跋竹谿所題東坡墨戲後

竹谿書所見多矣未有若此帖之真楷蕭散者大似  
唐中舍諫獵奏狀間以側筆學坡之媚耳乃知公當  
大定明昌間不日以篆隸獨步於玉堂金馬矣輔之  
韞積愛玩亦醉翁之意也可謂真知賞音者哉

跋孫過庭書

太宗以英偉之氣凌跨百代萬機之暇游心翰墨故  
二王法書盡入秘府摹倣臨揭然後以牙籤玉軸徧  
賜諸王何好尚如此其篤臣下得不從風而靡過庭  
適當其時今觀此書規模步驟一宗二王得飛鳥出  
林驚蛇入草之勢然點畫散落往往斷而弗連蓋體

具二王而章草為羽翼也東坡謂陶詩初若緩散不  
收反復觀之乃得竒趣余於吳郡亦然但近代名公  
品題不到豈具眼者未暇及之邪予特表而出之至  
元辛未冬十一月廿四日與兒子孺重觀於京師咸  
寧里之寓舍時雪霽氣清率爾而作汲郡王某謹題  
跋荆公墨蹟

予嘗觀壽國高公所藏心畫水鏡知此為臨川所書  
無疑雖風骨道勁而筆勢散落無繩削可據殆似公  
當軸時變新法調夸毗子青苗助役無所紀極噫一  
念之差至於筆墨間尚能髣髴其為人如此後之學  
者處心擇術當如何哉至元壬申重陽前四日書於  
平陽官舍



跋黃華墨蹟

予觀公書多矣曰黃華山主者蓋公中年筆也其格調步趨要本二主氣韻蕭散得元章之勝勁厲初不逮之然如王謝子弟以生長見聞猶足以超人羣也殷溪云

題黃華與李彥明太守一十三帖彥明係公同年友也

此數帖蓋公官翰林時書也至有飢寒之厄近在旦夕又云收拾扈從秋山貧家至甚不易令人披讀可勝嘆惋當明昌嚮文之世公以文彩風流照映一時其窘迫乃爾豈官散祿薄未爲道陵所知不然貧乃士之常事造物者庸玉汝於成邪至於文翰之妙如荆金和璞自有定價不待稱而後重也

跋任龍巖烏夜啼帖

南麓書在京師爲最多其筆窠大書往往體莊而神滯獨此帖豪放飛動起筆常瘦而未庵師謂醉後興逸妙能天成豈長沙率爾而顛字字圓轉之意邪然古人得意處非一如去乖就合意居筆先棄其調利例多高風絕塵不只籍步兵作氣而能奪三軍之帥也

跋任南麓所臨潛玆閣銘爲大陽津張提舉彥亨賦總一百八字提刑王子勉目曰數珠帖

南麓書在金大定間號稱獨步然譬窠大書往往體



莊而神滯今觀此帖筆勢超逸氣韻兼勝豈非抵掌談笑善學叔教者邪

宣聖小影後跋語金鑑 筆藝 行聖公馬

元楷

宣聖肖像繪者非一據

聖儀四十九表儼之猶潢潦之於河漢培塿之於泰山也孔氏云家廟所藏衣燕居服顏子從行小影最為真像此本蓋再一傳也嗚呼尊其道踐其迹是謂之恭敬不然天容日表雖參於前而倚諸衡是不幾於黷乎至元乙亥夏四月命士人王友仁臨寫小子惓百拜敬書

跋周處府君斬蛟圖後

役萬物而君之者莫靈於人而處尤以氣勝者也彼司馬彫之虺鄙未若神蛟之變恠也老於菟之殘猛不減氏萬年之嘯兇也處一旦視之猶尺蠖與孤豚耳乃知擁笏之際其氣固已蓋西戎矣然有憾無援受制於人卒為二豎所害噫千載而下令人讀臨戎之篇凜凜然猶有生氣其睨梁王不糞土若也雲史筆之諒有激而云

跋貫休比丘像

釋貫休比丘像予三見之此幅與東平王氏所藏衣紋精麗不同恐學道子兩部圖鬼物筆法也

跋陶縝生菜圖

蔬果猶犬馬然以其恒見而難為工故生意彩色有



郊圃水濱之異績之筆不見收于御譜而為金陵所  
題詠所謂一椀密雲龍足以知名於當代也

跋范中立茂林秋晚圖

中立初年本學營丘極平遠炯秀之狀至於山骨鬱  
茂林麓幽邃咫尺杳靄遠隔千里蒼然若太陰雷雨  
不可端倪茲蓋居終南晚年之筆也故當時有弃墨  
如泥之目是知游藝雖宗匠前修唯其胸中自有一  
天乃能造微入妙

題寄寄老人陳氏詩卷

昔帝舜陶於河濱器不苦窳而陶之為器最近古而  
適用廣長安寄寄翁得適用近古之法削為鼎研諸  
器堅潤精緻粹然合金玉之質誠可方駕保張處紹

澤之呂道人矣

題王生臨道子橫吹等圖後

書與畫同一開細唐賢善臨書宋人工點本要之極  
形似而出神爽為佳蒲江王生以讀書餘暇游藝冊  
青於臨放為尤能蓋致思詳雅不為法度窘束筆與  
意會探天機所到近為予點道子馬融橫吹營丘寒  
江晚捕為可見昔龍眠作李北平射邊騎圖觀矢之  
所直延應弦斃也若向作著矢狀則風斯在下矣知  
此則能造微入妙文甫其沉潛可也丙子清明日書  
于行館之敬止堂

跋馬氏家譜圖後

夫源深則流長本盛則末茂至於家世蕃衍碩大亦



由忠厚之培植德澤之淵浸者耳燕著姓馬氏自遼  
歷金代有顯人故居河朔者多大墳是歸昔狄武襄  
以族係不明不敢附梁公之後時人避之今絳尹馬  
君出示慈譜曰此某之高曾也皇顯也降而下之曰  
伯曰從曰昆曰仲聯綿次序蔚為一宗蓋亦有自來  
矣於戲盛哉

遊澤州青蓮寺題示

至元甲戌夏四月戊午予以分闕澤路州兵且需後  
命乘暇同州尹皇甫琰來遊茲山相與登福嚴佛閣  
置酒小酌歛林風振響山雨驟至煩襟塵思灑然一  
醒少焉返照入壑其西南諸峯雲起曳縷及頂而散  
縈紆披拂殆六銜管衣空濛法身既來齋動俱闐溪

流有聲激澗丹壑如萬馬而兵崩赴敵場靜夜遠聞  
耿耿忘寐顧謂皇甫君曰此豈非山靈化現以清雉  
之狀娛遊人之耳目邪凡所得唱和詩若干首因留  
題禪院壁間以為它年林下故事從游者沁水尹太  
原李汝翼屬吏丘山甫承直郎平陽路總管府判官  
汲郡王惲題子翁孺侍行

絳州後園題名

絳以兩州六縣三十萬戶之盛守治一園甲河東而  
名天下者宜矣至元壬申春予自

霜臺來官平陽適陽威人有獄疑而未能決者四年  
遂被命來讞授館絳園留十有七日既集事因披讀  
唐已來園地圖記按觀遺跡莽為汚宮獨有老樹欹



臺荒油漲水想像當時亭榭竹木之勝環合覆壓圍  
影明滅猶在瑤翻碧漱中耳感今懷古因以見物理  
之盛衰知哀樂之不恒也同來者屬掾李諶鄭爽子  
公隲侍行是歲夏六月初伏后二日及郡王憚  
跋秦得真墨軸後  
墨之名家者唐已來不數人其難工也若是如坡公  
尚煤松自劑放潘谷漆法至竈發吉焚曾無卷色亘  
乎秦君嗜之而不厭也蓋將紹潘張之絕藝發潛德  
之幽光耶予近以沉香寶劑就龍尾石試之其黑而  
能光清而不返迺知精妙入神方駕前輩為諸公所  
稱道宜矣

祭霍山祠題名

至元九年冬

朝廷以郡邑鎮山大浸載諸典秩者所司三載一祀  
霍岳在河東寔為靈鎮故事每歲以仲夏土極之日  
用信報禮昭虔度也明年癸酉夏六月北二日憚行  
縣北走霍邑前次洪洞雨不克邁越翼日抵趙城適  
嚴祀省牲之夕迺率霍州判官連漢臣監縣事塔的  
尹裴國用主縣簿劉偉齋宿祠下將事之夕霧雨交  
作既祀之朝陰霾四開三獻禮成冷風肅然神峯驚  
嶺軒豁呈露雖韓潮陽之禮衡岳孔廣州之祀南海  
不足以喻其快也陪祀者府兵曹解禎縣佐史高政  
稅監張承慶邑人薛昌齡嶽廟道士李志真興唐寺  
僧普光執事者吏王庭玉等一十五人遂相與饜飫



神賦而退承直郎平陽路總管府判官汲郡王惲題  
記從行者閻山張思誠子翁儒

跋唐忠祚拓條白頭翁圖

忠祚前隸人宣和畫譜有

前人稱忠祚畫不唯極其形似如花美而艷竹野而  
天能狀物之性為好耳余尤愛其科條勁挺放筆而  
成得妙意於法度之外殆書家所謂雖畫沙也乃知  
畫與翰墨同一關紐豈虛言哉

跋樓息軒江灣漁樂圖

予初不解畫工拙非所知但開卷瀟洒見漁家風味  
令人渺然有江湖塵外之思不知何時得帶笭簖以  
駕舡獨聳牙而揮車去作西溪漫叟為畫家所傳寫  
似亦不虛負此生矣

跋甫田圖後

近與李野齋讀岷隱先生詩說冲冲然殊有所得及  
觀是圖其經國備物之制傷今懷古之思令人想見  
三代忠厚氣象如在乎其間親承其事至於禽魚草  
木車服豆籩之盛一一視之皆具古意又有可觀可  
興者撫卷三嘆不覺慨然孰謂丹青形容起予至於  
斯邪至元戊寅入夏五日題

跋藏春劉公東亭等帖

此太保劉公書也觀其筆法若不作意故飄逸如此  
絕似長沙素苔磯靜釣等帖識者當以予言為不妄  
黃氏裝潢者能愛之以為珍藏豈性與藝習而相近  
然邪



自題所書草字後

今日午睡起偶作草字數行因悟筆勢貴其神速要  
如李愬夜半乘雪出其不意乃能入懸瓠城縛取元  
濟爾

又題草書後

草書筆勢至傾欹斷續當如歌三百篇會意時手舞  
足蹈不知其為顛頭也

題丙博陽問牛圖後

蕭曹稱漢賢相然未免有牛飲池汚之論豈狃於休  
息重夫更化者乎及博陽秉鈞闊略細務每以燮和  
為心神爵五鳳間蔚然有聲為中興名臣以二公較  
之佐命外吉寅亮之功有足多者胡氏謂體元者人

君之事謂元者宰相之職信哉彼闔里門而消疹因  
淖車而被謗者坐享堂封無所事事曾不若丞相嘔  
茵吏耳予適纂述調元事鑑友人敬之之子公讓請  
題其後故書

題贗本蘇才翁帖後

蘇滄浪書多出懷素山谷草聖本學才翁如戎州所  
書湯與九詩何嘗青出於藍真超凡入聖筆也若此  
者何為者哉所謂真贗不較可知至於樗軒所題真  
蹟蓋自別卷移之於此耳至元六寅夏六月十六日  
午睡覺後

題王郎中國範所藏唐翰林供奉畫玄宗  
幸蜀圖



世知天寶之禍階於九齡罷相政歸楊李不知枉害忠良一言玄宗已為聲色蠱惑其明理亂顛倒莫知所從逮夫九縣騷馳越在草莽方思曲江忠諫遣使祭墓嗟何及矣今觀是圖自馳出大內宮衛依然供頓咸陽父老進說次馬嵬而六師不前痛九廟而太子北駕至犒遣扶風躡蹙蜀道彷徨躑躅愍焉如擣之懷去五百餘載按圖思事如在目前令人動被髮伊上之感可謂書中有史其垂戒深矣

跋黃華題郭壽鄉雙溪圖

雙溪余家山物也今觀公此作所謂詩中有畫畫未必能得真矣

題閑閑公書祈宰傳後

此祁忠義贊也蓋公在河北時所書以老筆所至自成一家觀之似未免效顰耳然堂堂之氣已破碎陣敵矣

題坡軒先生詩卷後

予嘗于鹿庵讌席見老人數輩衣冠楚楚容止足觀當時顯宦有不復及者詢之皆前朝權釀官也而况坡軒者乎先生在大定間調監相酒其風流文采照映一世時賢與之不在明昌詞人之下所存片言隻字猶當享之千金自非篤好有睨而不顧者夢卿出將家喜詩學固能寶而藏之異時釀酒臨江助吾橫槊之氣者不為無得於斯文也

題李懷遠事系後



李鎬字之京涿之定興人父金大定間進士第終蘭州刺史先生姿冲澹樂山水初蘭州府君官鳳翔府近山多勝槩公日登覽怡說至樂而忘歸自是畫品日進北渡后留寓淇上僕猶及識之番番然一良士也嘗作樊樓風雨春雲出谷二圖大為東瀛子蕭公所賞識曰士夫間不多見也以門勞官至懷遠大將軍集慶軍節度副使壽六十五卒于衛子師孟字希賢今年七十有五為人質直好義無它腸精力強明飲啖不少衰時時尚能浮大白酣適簪花曳杖游行閭里予每遇諸塗更忙與從容抵掌談平日心事初不以惇獨而屑懷也然未免作句讀師自給其日料馬復為一概然耳戊子歲端月上元日秋澗老人書

且得載郡志寓居之列云

跋桑維翰手簡

國侑在五代間初無書名今觀是帖其策勲於鐵研間者恐不獨專美於疑式也具眼者當以予言為不妄秋澗老人題

跋澹游王先生詩後

黃華先生以海嶽精英之氣發而為文章翰墨當明昌間照映一時惟其早世識者至今惜之余向客京師好事家屏圍幘軸無非澹游詩翰迺知老成雖遠典刑盡見于是此幅公之老筆尤瀟灑可愛豈神完守固氣自清明雖耄而不衰者邪戊子冬陽生后一日秋澗惲謹題



題雲麾帖後

李北海書融液屈折紆餘妍溢一法襖飲序但放筆  
差增其豪豐體使益其媚如盧絢下朝風度閑雅縈  
纒回策儘有蘊藉三郎顧之不覺歎美東坡云予書  
初學李江夏后來自成一家及以雲麾帖一一較之  
坡第按之稍扁而青出於藍耳蘭亭在古今爲真行  
之祖自太宗密尚一代學者爭師宗之然如徐季海  
輩尚未免誥體之俗况餘人乎公于斯時獨能高視  
遠步造微入妙臨池策勛固當爲右軍忠臣矣有具  
眼者出乃知余言爲不妄戊子冬孟秋澗老人王惲  
謹題

跋米南宮書魯旦夫人墓誌後

顏魯公稱毅成已雅善填書嚮見唐人作楔飲序每  
行特留二三白者使見其已者之功夫耳初觀是帖  
即疑其神爽索然乏飛動縹緲之勢再視之乃知爲  
成已法也綠衰陽出奇無窮雖憑軾縱觀不無看朱  
成碧耽嗜者心慕手追豈不踐跡終不入于室邪夢  
卿來託審定所見如此於戲夢卿其實之安知飛電  
流雲之駿不踵門而至者乎戊子歲秋八月廿七日  
秋澗老人題

跋香林先生老饕餮賦後

真楷有常規而顛草無定態魯公傳長史之法東坡  
得魯公之妙至于率爾而顛餘未見能旭也今觀此  
帖馳騁長沙氣廟禱佛之壘耳嗚呼百年來人物淵



源之盛槩可見矣先生姓田字信之前進士蒙城人  
學顏而至者也晚進主惲謹題

跋唐韋臯畫像

予嘗觀臯王畫像魁偉奇傑顏赫奕視猛而髯戟如  
老罷抗首有百獸不敢傍之氣不如何以破吐蕃  
四十八萬之衆擒殺節度都督龍官千五百名乎至  
外臣自預政抗章勸進軍旅之目以定秦鏤號其豪  
侈橫恣在所不論及歿有司欲追繩其各賴門士陸  
暢者得解至今盛名有光于蜀嗚呼竹頭木屑其可  
忽也哉秋澗老人偶題

題三百家詩選後

潛溪稱唐人尤用意小詩其命意與所叙述初不減

長篇而促爲四句意工理盡高簡頓挫所以難耳故  
必有可書之事如王季詒云西出陽關無故人故行  
者爲可悲而勸酒者不得不飲陽關之詞不可不作  
余亦曰自簡古而發穠纖由穠纖而出議論此小詩  
所以最難工者也且唐詩名世者千有餘家此特三  
百而已又鄱陽初選時意不到此間有三合者亦足  
以見侏儒一節之驗也且書學成于晉歌詩極于唐  
而論解之學盛于宋雖然非數百年涵養積習之久  
不克成就如是迹其所以然蓋皆自上之所好中來  
何則嘗觀初學記載太宗文皇帝御製無題無詩及  
其文字文孫例能賦詠又唐之士人不能是者不復  
清流比數習俗安得不從風而靡哉二生經史外行



香江集  
若有餘此亦不可不知故令一讀使見前賢雖小道  
其用意有如此者因書以爲示已丑重午日秋澗老  
人題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七十一



